

机上随笔

我是个很讨厌搬家的人。上大学前，父母带我搬过一次家，我清晰地记得，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内，我仍然怀念老房子的气味与光线。大学时，别的同学几乎住遍了十座宿舍楼，我却同一间屋子里待了整整四年。后来到了美国，即使暑假要去实习，我也不愿终止宿舍的租约，宁可麻烦些，把三个月的时间硬生生分给三个不同的转租人。

究其原因，大概有二。

一是我 unwilling 斩断已经建立的羁绊。居住在一个地方久了，就像一棵被移栽的小树，根须慢慢舒展开来。我喜欢以那个据点为中心，构建起自己的生活。

在美国时，我舍不得搬家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的韩国室友。他比我年长五六岁，服过兵役，也在韩国工作过几年。我们常一起做饭——我做中餐，他做韩餐——也聊许多天南海北的事。从他身上，我看到我不曾有过的生活轨迹。不同视角的朋友，像一架架望远镜，让我在家中也能看到更远的世界。人生一场，我希望能观遍繁华，也能修得心如止水。

突如其来的搬家，就像在羁绊上画下一个不完美的句点。我明白在新的地方也能重新扎根，但正因眼前的牵挂如此美好，我宁愿暂时忘掉未来的可能，只想竭力保存现有的一切。

从美国回广州之前，我其实并不情愿。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在国内生活，而广州对我来说，既陌生又遥远。我告诉自己，这不过是短暂停留，我只是一个过客，“去去就回”罢了。

直到真正要离开时，我才恍然发现，自己大错特错。那些回忆竟已如此沉甸甸——帮我拍照、教我摄影、带我去琴房演奏舒曼《蝴蝶》的舍友；每天坐我两侧、周末一起运动吃饭的同事；还有桌游社的“钉子户”们——一切都如梦境般真实，又在醒来后无迹可寻。

那天中午，我没有回公寓休息，而是和同事们去生物岛散步。广州十月的风依旧温暖，湖边的树葱郁茂盛。我们走到一处儿童游乐场，有同事提议玩一会儿。于是，几个大人时而骑在“猫”和“蜜蜂”的背上，时而出现在跷跷板的两端。我们还找到一个由五辆自行车组成的环形装置——每个人都用力蹬，整个装置便飞快旋转。那一刻，我们发了疯似地笑，离心力几乎要把人甩出去。

我忽然感到一种久违的自由。仿佛回到童年，回到一个无忧无虑、彻底空白的时刻。那一刻，我抽离世界，远离烦恼与追逐，只剩下风、阳光、笑声。我突然明白，自己在这里，真的生活过。

而讨厌搬家的另一个原因，是每一次清空房间、关上门的瞬间，冰冷的现实都会提醒我：其实我没有根。我的根曾经在济南——那座小城市从未改变过。而如今，它也变得遥远而松动。从大学开始，我就习惯一个人推着好几个大箱子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；也习惯欺骗自己：下一个地方，就是“家”。但其实我知道，那些羁绊是脆弱的，所谓的家只是自我安慰的粉饰。

我讨厌湾区，因为那是一群无根之人的临时避风港。人们活得紧张而警惕，仿佛今天做错一点事，明天就会被淘汰。那里在乎的是数字的增长，诗与远方只存在于演讲稿里。我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——我来美国，从来不是为了过那样的生活。

广州的那位同事告诉我，她十一月就要离职，想调整身体、恢复运动、去旅行。那时我才明白她前一天话里的含义。前一天我对她说，希望明年回来时大家都还在，她笑着说：“没事啊，就算不在公司、不在广州，也还能见面的呀。”

那一刻，我觉得她是有根的。她相信自己属于这个地方；她有一种无论天涯海角，都能回来的勇气。

而我呢？我属于美国吗？香港吗？中国吗？我不知道。
我像是在它们的缝隙间溜过去的人，什么也没留下。

我曾可以选择上海，却迈出了离开的第一步；
我曾可以选择香港，却不愿蜗居在那狭小的空间；
我希望选择圣地亚哥，却不得不离开；
我希望离开湾区，却又不得不留下。

我或许早已习惯欺骗自己——假装是脚下土地的主人，表现得十足自信。可每一次搬家，都是一次验证：我只是客人，而非主人。主客之分，不在时间长短，而在心的归属。

我的锚点究竟在哪里？
我想，正如那句歌词所说：“答案在风中飘荡。”
愿时间凝固那阵风，让我终能找到归处。

2025年10月21日
广州—San Francisco 机上